



位於邊緣的畸零地（下）

於邊緣的瞬霎（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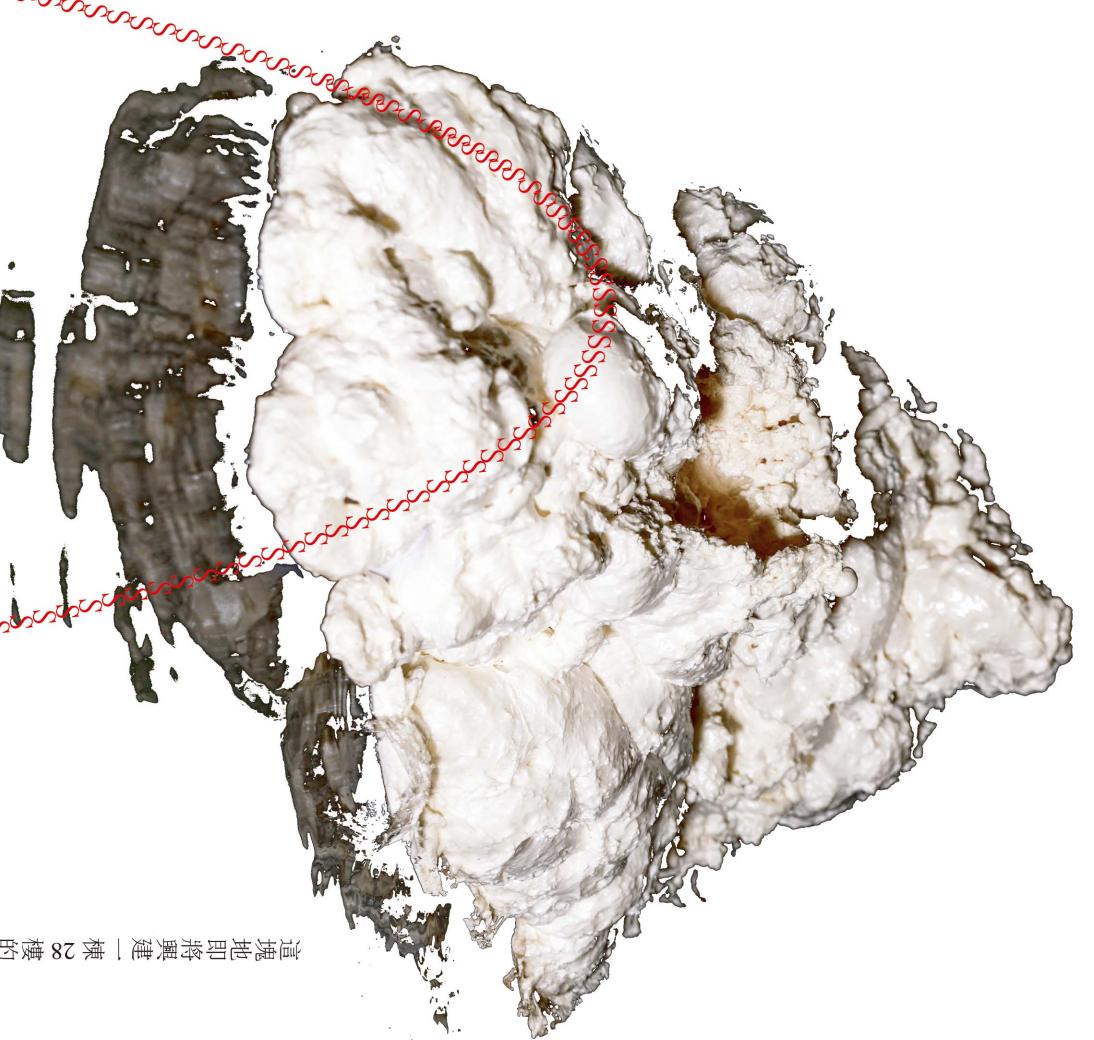
奇零地 (gutterspace) 通常是不完整規劃之後
剩下的零碎，1970 年代藝術家高登·瑪塔克拉克
文 / 陳煜典

(Gordon Matta-Clark, 1943-1978) 向政府收購畸零地，擁有實質所有權，重新組成一塊存於觀念裡的土地，也曾切開那一幢幢「曾經」有過生命的家屋，他針對空間、社會意識到藝術實踐，切開介於現實／真實的邊緣；而我依自身創作經驗，規劃當今真理的空間，在不斷左行何嘗

在經驗，況劇場再現的空間往往不擁有任何真實客物的條件上，要切開的是什麼？

回到始終解決不了實質問題的「劇場再現」基礎，還是為了諸多可能存在，感到無力疲乏。這一切都是天云有形系統文擣、無形脈絡延續，所帶外生枝。謝謝陳有銳的文字使我理解我的有限，還感謝對我不甚理解，卻願意花時間的人。

到底在這個稍縱即逝一不擁有任何實際物的條件上，我要切開的是什麼？曾擁有功能卻麻木的感知。就像是發了炎感到痛楚、開始有病識感，反覆推敲才知道什麼在影響著你，不需神秘。而若是將《炎》作為「病徵」處理演出，給出原因，終究知道了。當它被掌握後，會被解釋、被處理、被遺忘、被消失。現階段「知道」還不足以停止探求，還想要「擁有」《炎性事例》。整場演出下來，意圖使主觀敘述佔據所有想像空間，（鋼棚）下（原始地板）左右（進出口），四處環繞的經驗被語言碰觸、體現，角色一踏入劇場空間，依循著空間規則，用想像攤開一塊塊、原先不被實際存在的畸零地，用溢出可見範圍的表演，切開所有的關於認知的邊緣，打破累積觀看的感知經驗，為構築起記憶裡的空間性。在主觀記憶裡重要的感受、進而忽略了他人的重疊中活得好好的。



這塊地頭將興建一棟 28 樓的河岸景觀豪宅，一樓的可出售的房間。而她們——荷蘭、清順、阿紅——的肉體都是標準上價格、獨立的商品。而她們——荷蘭、清順、阿紅——指的可出售的房間。但現在這個房間——病了；三名嫁來的外籍配偶偶加上一幢未知兇手的謀殺案——這樣房價就不湊完了。

二〇一〇年正式成軍，集結一群年輕劇場藝術工作者所組成。「四把椅子」不僅代表最初核心創作的四人，也借喻為現代觀眾與劇場之間的交流媒介，期望觀者能夠透過舞台上的一瞬直視「當地（Here）」和「當時（Now）」，重新思考與詰問身處的當代生活。

